



2019年10月9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张弘 版式 姚昆 责任校对 李义兴

电子邮箱: 3461304797@qq.com

桂林日报

花桥 副刊

7

图说桂林文化城

崇德书店

□黄伟林 文/供图



崇德书店开幕纪念照片

这张照片收入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陈星编撰的《丰子恺影像》，照片中有一行文字说明：崇德书店开幕纪念，廿七年九月一日摄于桂林。编撰者陈星对这张照片亦有一段文字说明：“1938年丰子恺出资在桂林开设书店。此为崇德书店开幕时同人与丰子恺子女合影。前排左四为章桂，前排右一为丰一吟，后排左一为丰元草，后排左二为丰宁欣，后排左三为丰陈宝，后排左四为丰林先，后排右一为丰华瞻。”

根据丰子恺这段日记推论，可知照片上另外4人分别是周丙潮夫妇及其孩子，另一位当为杨子才。

以上10人，丰子恺的6个子女中，丰陈宝、丰林先、丰宁馨、丰华瞻4人为中学生，丰元草、丰一吟为小学生。章桂为丰子恺家中染坊店的店员，周丙潮为丰子恺的亲威。

在抗日战争中国文化人的南渡西迁中，丰子恺的流亡可能是最令人钦佩的。何以钦佩？因为丰子恺不是个人流亡，而是举家流亡；不仅是举家流亡，而且带上了店员和族人；不仅做到了在流亡过程中不减员，而且添了丁。

1937年11月6日，浙江石门湾突然遭到日机空袭。仓促之间，丰子恺率全家老幼十余人，当晚到妹夫家所在地南深浜避难。

1937年11月20日，丰子恺决定避难内地。店员章桂也自愿相随，丰子恺喜其干练，决令同行。丰子恺族弟平玉带了表亲周丙潮来，周丙潮表示他有一妻一子已有经济准备，想与丰子恺同行。丰子恺与周丙潮虽然是亲戚，但过去没有见过面，交谈之后，知周丙潮酷爱书画，并且早就是丰子恺的私淑者。

周丙潮的继母是丰子恺叔母的妹妹，周丙潮的父亲有两房儿孙，周丙潮是家里的次房，有一子，方三岁。丰子恺《桐庐负暄》中写道：

现在主人将把次房儿孙交付给我，同到天涯去飘泊，是出于万不得已吧。他的

意思是：“大难将临，人命不测，而‘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’。”故把两房儿孙分居两处，好比把一笔款子，分存两个银行，即使有变，总不会两个银行同时坍倒。我初闻此言，略起异感，这异感立刻变成严肃与悲哀。这行为富有悲壮之美！

为了保存种族，不惜自己留守危城，让儿子退到安全地带去。这便是把一族当作一体看，便是牺牲个体以保存全体，能推广此心及于国家、民族和人类，则世界大同也是容易实现的。我极愿替他带丙潮一房出去，同他们共安危。今当远行，偏偏和这疏远而素不往来的东西在一起，全是天意！而丙潮爱好艺术，视画如命，原属我辈中人，又是天意！

于是，1937年11月21日，丰子恺一行16人，踏上了长达8年的流亡之路。

1938年6月24日，丰子恺全家及亲友18人，从长沙乘专车抵达桂林。丰子恺是拿着广西方面“暑期艺术家训练班”的聘书到桂林的。丰子恺对广西此举高度称赞。他认为：“在这禽兽逼人的时候，桂人不忘人间和平幸福之母的艺术，特为开班训练，这实在是泱泱大国的风度，也是最后胜利之朕兆。”

诚如丰子恺《教师日记》1938年12月29日所记载，崇德书店是丰子恺为解决四人生活问题而开办的。四人者，应为照片中的章桂、周丙潮夫妇与杨子才。章桂为丰子恺家中染坊店店员，周丙潮为丰子恺亲戚，杨子才何许人也，查阅陈星撰著的《丰子恺年谱长编》，知其为丰子恺石门同乡。

崇德书店店址在什么地方，上文《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史料》和《桂林文化大事记》两书均无记载，但《丰子恺年谱长编》明确说明崇德书店位于桂西路南侧崇德街。

崇德书店的崇德店名从何而来？《丰子恺年谱长编》称崇德书店在桂西路崇德街上，这或许是店名由来的原因。阅读丰子恺《辞缘缘堂》一文，无意中读到“七十余岁的老姑母也从崇德城中逃来”这句话，始知丰子恺的家乡为浙江省崇德县石门湾。从浙江崇德县流亡到桂林的丰子恺，在桂林桂西路崇德街上开书店，取名崇德书店，自有一种特别的缘分。

德街上。

抗战时期的桂林桂西路是书店云集的地方，崇德书店周围自然还有不少书店，据巴金《桂林的微雨》一文：

我经过商务印书馆，整洁的门面完好如旧。我走过中华书局，我看不见非常的景象。但是过了新知书店再往前走……怎么我要去的那个书店不见了？

巴金要去的那个书店正是崇德书店。看来，崇德书店与位于桂西路的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、新知书店相距不远。崇德书店不见了，到哪里去了？当然是被敌机炸毁了。

在《桂林的受难》一文中，巴金对崇德书店被炸毁的情形亦有所描写：

在那天我看见了一个城市的大火。火头七八处，从下午燃烧到深夜，也许还到第二天早晨。警报解除后，我有两个朋友，为了抢救自己的衣物，被包围在浓焰中，几乎迷了路烧死在火堆里。这一天风特别大，风把火头吹过马路。桂西路崇德书店的火便是从对面来的。那三个年轻的职员已经把书搬到了马路中间。但是风偏偏把火先吹到这批书上。最初做了燃料的还是搬出来的书。不过另一部分书搬到了较远的地方，便没有受到损害。

崇德书店的崇德店名从何而来？《丰子恺年谱长编》称崇德书店在桂西路崇德街上，这或许是店名由来的原因。阅读丰子恺《辞缘缘堂》一文，无意中读到“七十余岁的老姑母也从崇德城中逃来”这句话，始知丰子恺的家乡为浙江省崇德县石门湾。从浙江崇德县流亡到桂林的丰子恺，在桂林桂西路崇德街上开书店，取名崇德书店，自有一种特别的缘分。

红薯

□蓑笠翁

小时候印象最深的，是红薯。

那年夏天的一个下午，我在磨房里看婶子推磨。这时候，堂姐老彦捧着一个大红薯走过来。那红薯刚刚出锅，还冒着热气。老彦麻利地剥去紫红色的薯皮、露出橘黄色的薯肉，很享受地往嘴里送，嘴巴还吧嗒吧嗒地响。阵阵甜香飘来，引得我口水直流。我努力不看老彦手里的红薯，用力盯住婶子手里那转动的磨盘，看得我眼花缭乱。

“老彦，去拿个大红薯给他吃。”婶子看出了我的馋样，吩咐堂姐去拿。不一会儿，堂姐把红薯拿来了，但是不大。我接过红薯，虽心有不甘，但聊胜于无，也就勉强过去了。

红薯好种，成本低、产量高，深受农民的喜爱。尤其是在那缺粮少吃的年月，红薯救了不少人的命。那时候，在我们当地，五斤红薯可以折合一斤稻谷。村里每家每户都有几眼用来储藏红薯过冬的地窖，我们叫窖。有的人家头年的红薯可以接上第二年红薯开挖，一年四季红薯不断茬。我婶子家就是这样。

初冬挖红薯，是村里最繁忙的时候。各家各户把生产队分得的红薯挑回家，首先要进行分检，好的选做薯种、次一点的

是日常食粮，都要存入窖眼里。剩下的零零碎碎，一部分切片或刨丝，晒干后储存起来，这些就是家里来年主要的粮食了。

在农村，没有不吃过红薯饭的。红薯饭做法很简单，讲究一点的，把红薯刨丝晒干，然后和大米混在一起煮，普通的直接把红薯切成小块，和米一并下锅。看某些人生活的好赖，从饭锅里红薯所占的比例就清楚了。日子松点的，自然是米多红薯少，日子紧的，那自然就是米少红薯多了。当然还有锅里全是红薯的，那就不用说了。

红薯饭偶尔吃一餐，觉得新鲜好吃，可是连吃几顿、甚至长年累月吃就倒胃口了。红薯涨肚，放屁多，消化不好，容易得胃病，但有一条好处，那就是利于大便，拉屎的时候畅快不说，还一大堆。在我小时候的那个年代，村里人得胃病的还真不多，流行的说法是：穷人的肠胃好，吃什么都长膘。

红薯还有两种处理方式，至今让我津津乐道。

一种是做红薯干。把选出来那些挖烂的、或者细小些的红薯洗干净切片，蒸至八九成熟，然后在太阳底下晒干就成了。母亲吓得手足无措，脸色都变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亏得我大哥急中生智，连忙

把两位领导引进堂屋，倒茶递烟，热情招呼。母亲惊魂未定，忍痛从灶头上割下一块腊肉、煨上两罐红薯酒，请客人吃饭。几杯红薯酒下肚，推杯换盏、海阔天空之后，早把下午看到的尴尬抛到九霄云外。还是大哥稳当，趁着酒兴热脸，他故作战兢地问，这酒是用挖坏了的红薯酿的，不违法吧？唐支书也是个人精，乘机抢着回答说，红薯是杂粮，不违法。李所长自然也不好说什么，只好来了个默认。这时候，母亲压在心里的那块石头才算落了地。

我是这样伴着红薯长大的。吃饭是红薯，喝水是红薯，干粮是红薯，过年过节还是红薯……每每放学回家，刨开母亲煨在灶膛里的红薯，那种扑鼻的清香让人特别满足、至今难以忘怀！

自从当兵入伍，吃惯了大米白面，就很少吃到红薯了。时至今日，红薯也不再是村里人不可或缺的主粮了。也再没有人禁止用粮食酿酒了，但红薯那种特有的味道仍然使我充满留恋。我喜欢红薯，有机会吃到红薯，总是感到很开心、很满足。山珍海味固然奢侈，但于我而言，红薯更显得弥足珍贵。

一首咏赞

广西文场的好词

□李侃

我1979年5月从桂林市第一建筑公司调入桂林市群众艺术馆(当时还称文化馆)，馆里交给我的工作是编辑一本刊物，取名《桂林文化》。创编室原来有两个同志，都上大学去了，暂时只有我一个人。之前馆里编辑出版过《桂林演唱》，已经从季刊变成了年刊，所以决定改刊。馆长李育文先生找我谈话，大意是方向要端正，时间要抓紧，工作要做好，下半年拟出版二期。他强调馆里资金有限，要节约为怀。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，没有编辑过刊物。领了任务后，找了一些刊物来学习，依样画葫芦。不天，我弄出了个“《桂林文化》创刊征稿启事”，油印了大约50份，发往有关文化部门和我熟悉的文友。由于当时是文革后的文荒书荒时节，刊物少，图书出版更少，作者们发表的园地更是少得可怜。想不到的盛况出现了，来稿量激增，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收到各种稿件一两百件。

一天，编辑部里来了一位老人，大约六七十岁年纪，他交给我一份稿件，是两首词：一首是《西江月·文场发展管见》，一首是《鹧鸪天·文场唱奏感受》，署名蒋铁根。他是用毛笔书写的，字迹很端正、很漂亮，而且写的是繁体。我向来对字写得漂亮的人，有一种天然的崇敬感。他离开后，我立即看稿子。先看《文场发展管见》，觉得有点赶“形势”，内容是批“四害”，除流毒，稿子应该可用。当我看到《文场唱奏感受》，眼睛一亮，不禁拍案叫绝！真乃好词也。竟念出了声：

八桂文场久有名，
唱腔柔婉类莺声。
抑扬顿挫循旋律，
离合悲欢显感情。
曲曼妙，调清新，
珠圆玉润字晶莹。
大江东去铜琶扣，
百啭黄鹂深树鸣。

立即签发，用于第一期。此后这首词由于我多次引用，广泛传播，成为咏赞广西文场的经典之作。但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楚蒋铁根的详细身世。文场大家何红玉老师，致力于文场的资料挖掘收集整理，曾经花了很多力气调研这个“不解之谜”，她得出的结果是：蒋铁根(生卒年不详)，平乐文场名要家(即票友)。1911年前后，桂林籍著名文场大师金紫臣到平乐任职时，蒋铁根就常与他及当地文场权威人氏陈芳梅、林瑞峰、何炽圃等在一起齐名唱要，他柔软清甜、缠绵悱恻的“窄音”(女喉)唱法令时人赞叹不绝。代表曲目有《崔氏逼休》《武松与潘金莲》等。新中国成立后定居桂林。20世纪70年代，桂林市文化馆从事广西文场的录音抢救工作时，就得其辅佐。他是文场有名的“记者”，大凡有谁唱不下去的唱本，就请他提示，令桂林的一些名家如李景修、唐道成、秦春生、娄德沛、马直清、唐玉明等折服。蒋铁根对古典诗词很有研究，经常口中念念有词。他填词《鹧鸪天·文场唱奏感受》，以为绝唱。

幼芽

放鱼

□桂林理工大学附小四(2)班 刘鹏伽

一个星期天的上午，天气很好，晴空万里无云。我写完作业以后，爸爸带着我来到了小河边捉鱼。

小河在我家不远处的地方，那里很美。小河弯弯曲曲地向前方流下来，流到我家的后面。小河的水很清，能看得见河里的小鱼小虾，那些青青的水草在河里飘动。岸边有很多树木，还有很多小草，草丛中开满了各种各样的小花，花丛中有很多可爱的小蜜蜂。小河真美。

来到小河边，我便下水捉鱼。水很浅，鱼可多了，可我一到水里，鱼就不见了，它们躲起来了，不知躲到哪里去了。好不容易，我捉到了几条小鱼，把它们放进杯子里，小鱼在杯子里胡乱地游着，拼命地想要跑出来，我赶紧把它们拿回了家。

到了家里，我没有亏待它们，而是喂它们鱼食，可万万没想到，它们却不吃鱼食，而是一直在吐泡泡，好像在哭着求我：“放了我们吧！放了我们吧……”我矛盾极了，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捉到的，不想放它们回家。这时，妈妈走了过来，对我说：“赶紧把它们放了，要不然它们的妈妈会着急的。”我听了，犹豫了一会，然后还是决定把小鱼放回小河里，那里才是它们的家。

小鱼回到河里，快乐地游走了。我望着它们高兴的样子，我也高兴地笑了。

我以后再也不捉小鱼了，还要保护它们。

我的同学

□七星中心校 六(1)班 刘玉鑫

我们班有一位同学，她长着乌黑的头发，大大的眼睛，樱桃似的小嘴。她就是我们班的小唐同学。

每当上课铃声一响，老师走进教室，坐得最端正的一定是她。她上课认真听讲，从不讲小话，作业每天都认真完成。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她。

记得有一次，我们一起去公园玩，她手里正捧着一本书，坐在公园门口等着我。我见了，就说：“唐唐，我们今天不是出来玩的吗？你怎么还拿着一本书啊？”她说：“玩累了休息的时候就能看书了啊！”我听了，心想：她还真是一个爱看书的人。说完，我们就拉着手向公园走去。

我们来到了公园的小河旁，我说：“唐唐，我们去玩沙子吧！”她说：“你先玩吧，我的书还没看完，我看完再去找你。”我答应了。于是，我在小河边玩了很久很久，一直不见她过来。我走到她身边，看见她还在看书，我用手拍了拍她的肩膀，说：“我都等你半天了，你怎么还不去啊？”她笑着说：

“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一点没看完，等我看完马上过去找你。”我笑着说：“那你快点，要不然天都要黑了。”她笑着点点头，继续看她的书。我不好意思再打扰她，就自己去玩了。突然，我听到了一声“耶”，我赶紧回过头看看，只见她伸了伸腰，合上书本。原来是她的书看完了。我们俩高兴地玩了起来。